



老街故事

解州

□刘建超



李玉明 绘

落子不悔

□李红都

秦汉没有别的嗜好，就好下象棋。闲来无事，他最快乐的事莫过于搬个凳子到院里看人对弈。

院里下棋水平最高的当数张伯。这倒不是说张伯每局必赢，这水平高在哪里，秦汉也说不清，只觉得张伯手指轻叩的悠然就非常人可比。

每逢与人对弈，但见张伯微眯着眼，闲敲棋子，盈尺棋盘前指挥车马炮，沉着而冷静……其布局的精妙、临危不乱的冷静以及谦逊平和、从容不迫的风度总让秦汉钦佩不已。用他老爸的话来讲，人生如棋局，张伯家庭和谐、事业有成，这和张伯深谙下棋与做人的道理是分不开的。

这天，秦汉又坐在张伯身后看棋，对面的许叔据说曾在全厂职工象棋比赛中拿过冠军。高手间的对弈更加精彩，一时间，观阵的人围得水泄不通。

棋下至中盘，虽是气氛祥和，进入棋境中的人却如临战场。

及至尾盘，许叔求胜心切，车、炮互相配合着找机会攻打对方老将，而张伯却仍步步为营，以守为攻。

许叔调车欲吃张伯的炮，刚一落子，为许叔助阵的那边有人惊叫一声，许叔再一看，脸立马变了颜色——把车往人家马蹄下放啊！

许叔欲举手悔棋，伸至半途，忽又缩了回去，一时间，脸竟涨得通红。

张伯却仿佛没发现似的，遣马回头守老将。这一招明显多余，秦汉有些纳闷，刚欲提醒张伯，那边许叔已眼疾手快地调车反攻张伯的马，脸色也因化险为夷而缓和下来。

“落子无悔！”许叔的声音有点虚。许叔的支持者们拍手叫好。

张伯朗声笑道：“落子不悔！”张伯身后的人一阵叹息。

张伯呷了口茶，眯着眼睛打量着残棋。秦汉暗暗为张伯捏了把汗。

棋下得很慢，有点磨人，可这正是斗智斗勇的时候。

沉思半刻，只见张伯驱炮攻将，许叔抽车回营。张伯反守为攻，调动主力围击对方老将……许叔下意识地搓着两手。

张伯逼得许叔的老将不得不左移土位，秦汉正在想许叔下面该出何招自卫，而许叔已站了起来：“佩服！老哥果然是高人。”

秦汉回观张伯这边，老将已虎视眈眈居于右士位……

许叔那边有人起哄：“许叔，别轻易服输，再来一盘！”

张伯这边的支持者不甘示弱地吼了起来：“来就来，张伯照样贏。”

张伯摆摆手：“许师傅下得很不错，我不过是侥幸获胜罢了。”

许叔面有愧色：“张兄已让我悔过一次棋了……后半局，我还是不敌。这棋，我输得心服啊！”

张伯端起茶杯呵呵笑起来：“我与你交手，也是险中求胜。这回贏了你，下回就不一定喽……”

围观者剑拔弩张的火药味一下消融了，许叔和张伯重摆棋子，又开始一局博弈。冬日暖阳下，院子里一片宁静。

更快了，原因是蒯总到云南考察一个项目，无意中发现有个山村的人都很长寿，百岁老人随处可见。蒯总兴奋极了，飞回公司就组织人员要运作一部有关健康长寿的书。当代人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？健康长寿。把这个长寿村村民的生活方式总结出来，有理有据、有事有人，这书一定有市场。

蒯总组织了三套人马，一组去长寿村采访，搞文字资料；另一组做摄影录像，搞影视资料；还有一组设计文本、联系书商，展开前期的宣传炒作。蒯总最后一句叮咛就是：快！快！快！

三套人马立即投入工作。蒯总几乎每天都要给三个组的项目经理打十几个电话，询问进程。

出版社和书商都联系好了，宣传声势也做得挺火，订单纷纷而至，预付款每天都有进账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

可是派出采访的两个组工作进展并不快，似有消极怠工的苗头，项目经理连接听蒯总的电话也是慢腾腾的。蒯总急了，换了项目经理，可是效果依然不明显。蒯总无奈，派自己的妻子亲自去督战。他妻子风风火火地走了，刚到的几天还一天三次向他汇报，可没多久，她似乎也变得懒惰了。

妻子给蒯总讲述了她在长寿村的见闻。解州啊，你只是看到了村里人长寿，却没有机会更好地了解他们的生活。这个村的人，生活得自在而悠闲。村里空气清新，山林葱郁，小河流淌，所有的人都是慢慢地做事。清晨，你可以在绿色的农田旁呼吸带有农作物清香的空气；黄昏，你可以在榕树下品一杯乡间的翠竹茶，与友人对弈闲谈。你知道吗？他们的生活节奏和你正相反，是慢节奏的生活，在充分享受生活的美好。可以一步到达的地方，他们要用两步走，他们没有我们的急躁焦虑，没有我们的紧张和不安。放松、悠闲、懒散才是他们健康长寿的秘诀。

蒯解州容不得妻子把感受说完，急着说：听着，老婆，我不管你们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，我只要你们赶快把工作做完，现在就等你们的文和图了，要快！要快！明白吗？听说有几个公司也在搞类似的策划。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之前出版。这个星期如果还完不成采访任务，我就把他们统统辞退！

设计装潢漂亮而大气的《解密长寿村》终于出炉。

首发式搞得很隆重，新书上市被一抢而空。蒯总一边联系加印再版，一边派人继续探究，策划出版下一部书《长寿村再探》。

蒯总是在和项目经理研究下一步工作时倒下的，他留下最后一句话是：按我们研究的办，要快！

他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成功的喜悦，也没有来得及兑现陪同妻子到长寿村体验的诺言，便走完了人生的三十五个春秋。

在蒯总的追悼会上，蒯总遗像中的那双眼睛似乎还流露出焦虑。

他的妻子在挽联上写道：解州——慢一点，好吗？

世情故事

实话实说

□钱国宏

她说：“我说顺子，对哥们儿可要说实话，藏着掖着可不讲究啊！你到底花了多少钱，说出来，大伙也好有个借鉴嘛！”

“对对，快点交代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啊！”剩下那几位也放下酒杯，齐齐地盯着我。

这时，妻子把刚刚炖好的鸡肉端了上来，见我脸红脖子粗地辩解，连忙替我证明：“各位大哥，俺家顺子可从来不说假话，我作证：办这个事，我们确实没花一分钱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几个人笑了起来，“我说弟妹啊，你们两口子这双簧演得可真够格啊，保密工作做得不赖！看来是甭想捞句实话，来，咱还是喝酒吧！”

众人于是再次举杯，不过酒桌气氛却是急转直下。

第二天上班，我发现“秤砣”这几个哥们儿突然对我冷淡起来，以往碰了面都是用拳头“说话”——先照前胸来一拳，然后以“狗日的”开头，今天却只打了声

招呼，便头也不回地走掉了！

回到家，我和妻子就如何恢复“睦邻友好关系”，整整憋了一个晚上。“要不，就说调动工作咱送了一万块钱礼吧！”爱人实在是没招了，“唉，行是行，可咱这么说，太亏心啊！”没办法，哥们儿情深啊。

次日再见到赵哥、“秤砣”等几位时，我就小声地“通报”：我给妻子调动工作花了一万块“活动费”。赵哥和“秤砣”听了之后，反应竟出奇地一致：“我说顺子，你真以为我们是幼儿园毕业的啊？不想说实话就憋在肚子里，可不能胡编来蒙哥们儿啊！一万块钱就能办事？你这谎撒得也太业余了吧？”

“我——”望着赵哥他们远去的背影，我一时张口结舌。

如是熬过了一周，我像是蹲了一年的监狱。周一早上我刚到单位，就给赵哥他们挨个打电话：“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给媳妇调动工作，整整花了五万块！”

晚上，赵哥等几个拎着大包包来到我家，进门就把烤鸭、卤鹅头往桌上一放：“弟妹，弄一桌，今晚我们哥几个要喝透、喝倒！”

“秤砣”过来就给我一拳：“你个狗日的，实话实说，这就对了嘛，跟哥们儿就得掏心窝子，别假惺惺的！五万块办件事，值！不多，别心疼！来，哥哥陪你整几蛊！”

美酒下肚，他们个个脸上阳光灿烂，我却不知是啥滋味。